四庫全書

子部

雙橋隨筆卷四

鳳縣知縣周召撰

俗忌正五九三月不可赴任王勉夫曰張敞為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此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然敞在山陽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徴為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横之説又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

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又獨孤及集有為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不避正五九處亦多云云大凡拘忌時日者多不甚明理之人耳吾輩以身任事吉凶禍福原不可必亦盡其在我以聽於命可矣休與咎豈時日所能致乎余嘗堅執此說而一時多竊笑者觀王公此論似有同心不獨余之執拗也

盜亦有道明正德間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劚至鈞州以

尚書馬文升家在搶弗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逃匿毀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今之盜但知剽掠耳誰能力辨賢奸痛快人心若此

明楊文襄號為智囊其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亦由其用心勤敏故也其在靈州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安静惟其能隄防故能安

靜耳今人當有事時尚然泄泄況於無事乎而欲其不至張皇失措於事故紛紜之際何可得矣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人生氣質不能無偏要在陶鎔變化之耳乃余又謂兩者交病而與其緩也寧急所以云急非躁卞鹵莽一往用壯之謂也惟以需者事之賊貴於克赴事機勿失其會而已而利用推行之力則當預養於平時以待事之變自古迄今寧有因循委靡之人而可以有為者哉盖余

性病於急而兒輩則又緩余老矣尚思自治少壯之人何可以勿藥故不禁為之饒舌耳

五祀門行户竈中霤亦古人報功之意眉公羣碎録以為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又名隗鄭玄則以竈神為老婦皆無此理又以為巳丑日卯時上天白人罪過此日祭之得福若然則竈神者可以口腹之奉使之掩惡以為善其欺上帝也甚矣故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當時不善之人多有欲藉行媚以祈免者故明天道

以儆之耳又云竈神名吉利夫人姓王名搏頰又云五行書云五月辰日猪頭祭竈治生萬倍此又好事者造為此言以歆動奉神邀福之輩似非眉公語也

酉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禪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上天白人罪狀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已丑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長兄等語荒唐尤甚

偶畜二鶩一雌一雄雛鷇未久然出入相傍飲啖以時甚馴也一夕雌者為野貍所囓而斃其雄哀鳴不食雖抱置之水草間或以飯實其喙吐弗納而鳴如故蓋三日矣余憐之幾欲墮淚嗟乎一禽耳而痛其偶若是彼稱為人類而無其情與性者不亦可愧也哉

制臺李公之見客也以散衙為期侍衛皆撤旁無一人惟捧茶者逕伺階下從容顧問談笑藹然雖軍務旁午後磚影已昃略無倦容見者如坐春風中也昔胡梅林

督兵兩浙極事威嚴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公擁蒲漢兵外挫强敵軍威振赫尤過於胡而麾盖所臨被難之民擁道而控公駐馬諦聽絶無呵殿聲使人辟易盖衢人身罹剥膚之慘非公嘔心區畫生死而肉骨焉孑遺之羣寧有噍類公軀幹魁梧修髯玉立宏慈端偉之度溢于眉宇間望而知為東南福曜云

二十九日未時風雨大作一鄉民之寓彭溪者與其兄暨姪鋤麥於野奔避大樹下雷火追擊之死焉自肩及

胯以下凡四創皆鑿痕而膚盡黑詢之里人則一農夫耳無他罪惡也余于是愕然訝愀然悲而又為之太息也曰嗟乎當令之人有易死者十焉死于冠死于兵死于飢與凍憊與病死于旱與澇賦與役而兹又死于雷乎或曰夫夫也必有其隱慝者也不然則生前之不善受報于今日者也又不然則其命與數所犯而適罹其災者也余皆以為不然間之賞罰之權人所司而禍福之理天為政天道福善而禍淫所以助人賞罰之所不

能及而雷霆者固天授之以斧鉞而示其威以警人世者也上天之倚任既甚重而下民之性命非可輕則其誅惡也應以魁行有期而不至于誤必無索瘢于菜傭有罪而故延其罰及以命與數殺人之事今之死者以為其罪未彰歟則非窮凶極惡之人可知也以為前世之愆歟則漏網於當日者何故且人又無再生之理也若夫數與命皆天也吾又未聞天之殺人不以罪而聽其死於命與數也昔人之志於除惡也曰豺狼當道安

問狐狸令之探丸斬木鴟張蟙射者豈僅豺狼而已哉吾願天威震怒日取大憝巨惡而擊之以儆夫世之敢為不善者庶幾無告之衆得以全其生嗟乎余之不知自量而妄於持論者徒以憫人耳豈敢輒議天哉

余疑鄉民之為雷所擊久而不知其故也一日偶與衆談及而其兄適至焉遂聚而問之其人汪然出涕曰甚矣吾弟之堪憐也惟去歲之某日因以失物忤吾母吾母呼天而誓且拜焉吾弟亦呼而拜焉其犯天刑者或

以是不意已踰數月而仍受其罰也余曰噫有是哉余固知夫天道之無誤也盖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稽之史傳雷之所殛無非若人者余固知夫天道之無誤也雖然不孝之罪誠大矣不可赦矣然而家法可治也官法可治也國法可治也今有人焉視理法為弁髦父母妻子不顧也弄兵于萑苻之内殺人如麻而眼不少貶焉此豈不足以干天怒乎胡為至今不殺也令之遺黎苦極矣尫然者僅支皮骨耳而以城社為藪

尾持牒撼人門而朘其膏與血者胡不稍懲之而聽其昴眉怒目于道也余是以終不能無望于天也蓋不善之人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天天威之所加雖挾權與術者不能遁殛其尤而與之類者無不懼但須一擊之力耳天心如厭亂乎此用重典時也請除亂臣賊子不赦外更為塗毒生靈之輩鑄刑書焉

明嘉靖間御史楊公爵給事周公怡工部員外劉公魁皆以言事下錦衣衛劉公年已五十有六矣當封囊時

取俸金三兩與家人治後事比廷杖入獄日與楊周二公誦書講學諸校傍聞其語嘖嘖感動已因神降於箕乞宥三諫臣得旨釋放為民是時世廟方從道教箕神之請其所深信豈非一時左右三公者假為神語以動九重之聽歟此與韓厥復趙後事同

楊升菴云廣文選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為王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王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阮步

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而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凡前人之著述如此類者甚多宜加考正不應草草看過

王守溪震澤長語云閱載籍有得則録之觀物理有得則録之有關治體則録之有裨闻見則録之

明顧東江丁艱回日餞鶴灘以修撰去官家居一日来作享不同諸士大夫惟約舊朋友四五人其一人姓張以染作為業學雖不逮諸公然好賢常館穀諸公者人

持銀一錢買三牲祭物其猪首一枚不能掩豆鵞一魚一及香楮等物而已祭文亦自鶴灘来東江家以片紙起草取紙書之者祭畢鶴灘坐待令主人持福物来共食東江出語云不得陪諸公坐遂進去諸人食畢而散前輩舉動真率如此真可師也

明陳公良謨云余承太宰魚石唐翁所知赴闕臯任過蘭溪特進謁焉臨别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柰有足瘍不能步行當遣兒子汝楫代之来予曰小子何敢勞翁

但翁官居八座年過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嘗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翁曰固然第吾楓山先生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及姪朴菴公竹澗潘公俱守此禮吾其敢違吁浙有楓山猶魯有泰岱遺矩巋然而諸公皆能率履弗越如此視近時少年纔登一第還鄉遂乘軒擁蓋揚揚過閭里者果何如耶噫陳公之所不滿者猶少年登第人耳至今日則貲郎滿道氣燄薰蒸有過于金湯鍍了之人者使楓山諸先生

見之能無掩口
淮南潘子素純作輥卦平江蔡宗魯衛作吝卦扶風馬
文璧琬作諞卦睦州邵玄同桂子作忍默恕退四卦四
明層幽穸作傖詎讒諂四卦皆得風刺之㫖而邵以保
身慎言推心知止為戒于以規世也尤正至于詞之勁
而文戲而不謔則輥卦為最令人解頤邵之韓信胯下
張公九世等語未免俚淺之極不堪咀嚼矣
明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日館舍作詩有簷前絡緯

啼之句佚謂草蟲不可言啼遂疎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

成化間有吏間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叅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嘗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兵部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

張子韶年十四遊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户限比舍生穴隙窺之則斂膝危坐對寘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尊師之晚年謫居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跡依然乃題其柱曰予生平嗜書老来目病執卷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

廉希憲布魯哈雅子也世祖為皇弟時希憲年十九得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

目曰廉孟子取鄂州時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言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贖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時方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也此公臨機制變膽略俱優所錄三事皆于名教有關而為臣為子之言義簡而盡尤足令士大夫喜尊二氏者對之顏赤世祖稱為真男子不虛也

左傳雖好語怪然其云妖由人興也此語極妙凡妖之見於夢或聲影恍惚之間皆由心之所慕與畏與疑而後生而實未嘗有所謂妖也婦女兒童村市中人之所見不能認理無端自惑轉相傳說漸以為真而妖之言語狀貌于是乎無所不至矣昔石普好殺人以為娱未嘗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于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為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此妖從疑畏而生者也田蚡司馬景王姚萇沈約劉悟趙普仇鸞之事亦然然數人所為應致九原茹恨使之為祟之理又不可謂之盡無尚令奸邪險譎之人不知畏人而畏鬼

眉公先生書孫樵書何易于事曰古来如何君賢令者不少矣無樵等記述幾與草木同腐即如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在官有仁義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歧攀轅不得

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惟有邑人知每一讀之為憮然歎者良久盖從古及今何易于麵令常有而孫樵白樂天不常有易于得樵而書其事麵令得樂天而咏以詩復得眉公為之表出兩人軼事遂堪不朽雖為善者無意于人知以視夫撫字心勞之吏僅載口碑而無所聞於後世者可不謂之厚幸乎哉

先賢講學之舉所以尊經衛道繼往開来其有裨于人

心世故非小然竊意宜以實理實學實行實事為主蓋自堯舜以來六經四子中義無不備有不待後人之別生枝節者孔子不云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吾輩幸生鄒魯之後但奉其已立之言而發明之而不墮於盲風怪霧中使千人亦見萬人亦見斯已耳自揚雄撰太玄務為險要之語以示奇後人尤而效之而先聖之道為之愈晦迨宋儒疊起日朗天清矣乃朱陸之異又以德性問學別戶分門而王陽明專主良知亦不免於偽學

之議要其羽翼聖經之心固未嘗或異也惟隆萬以後諸公喜談玄妙遂使二氏之毒中於膏肓在朝在野俱無實學問實經濟之人浸淫至于人心國是大壞不可復救而後已當是時亦有歸咎于講學之無用者此非講學者之罪而講學而騖於虛無浮誕毫無實際者之罪也呂明德先生明季之講學者也其言曰有問知其說者節還是治天下還是關係大凴少墟以為俱通得只是仁孝誠敬便無難處之事先生曰非也余幼讀書

每書向自身及實事上體貼通者半不通者半妄謂聖人之言半虛說也乃令細細體認覺其義日新無言不可體認到實事上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令只言禘是祭祀及帝所自出之祖等語與天下何涉即言仁孝誠敬何以通之天下聖人之說不虛而罔實乎不知聖人原有深意言之於天下便知禘是有天下事魯當禘乎不當禘乎且魯僭用禘及凡類此甚多而大夫便八佾便雍徹陪臣便執國命一國如此天下如此所以難處

果能明此說便兜底一清魯不曾有天下自然不應用禘如此之類盡還之周天子大夫陪臣自然不敢僭亂天下有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各安其分而不治乎尚有何難處之事是夫子有反正之意非徒為魯諱也如此體貼方有實據凡書必看到此地方見聖人言言實事非虛談也又如明乎郊社之禮有謂與此不同不知聖人之言豈有二理彼亦只是實事只將前面宗廟之禮一節作註解自明豈有親親賢賢序事序爵逮賤敬老

而天下有不治乎與問禘之説節同作實事看便豁然矣先生又曰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時説多言吾心之天地位萬物育似精實粗似深實淺凡看書落此窠臼多矣蓋聖人無虛言實實有此理實實有此事然萬物育焉以親親仁民愛物之説通之人猶易曉惟天地位恰似荒唐不知能致中和自然天清地寧如紂時山崩水竭宇宙黯慘光景至文武而一清足徵矣即如寇賊變亂風霾愁慘天地為昏誰非人為所致豈不

是天地不位之徵安得以為非實事乎嗟乎凡先生所論皆實理實事也兼本末該内外為體為用一以貫之惟期皆合于身心意知天下國家之實理實事而後止蓋實之為義發明于孟子易之无妄也書之執中也詩之無邪中庸之前定不貳忠恕以及于至誠皆是物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實運也故知大始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實體也故作成物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實德也故能裁成而輔相焉蓋實者真也不實則虛虛則假矣天

地間未有實而不成虛而不毀者邵二泉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余亦曰願為實性情實事業不願為虛學問虛文章

明楊升菴才高學博以元輔之子魁天下播盛名宜其發為論議駘宕不羈而乃切實著明異于一時談空說妙之輩其論道學也曰或問何謂道學曰天下之達道五能行五者於天下而又推類以盡其餘道學盡于是矣何謂心學曰道之行也存主于內無一念而非道發

達於外無一事而非心表裏貫徹無載爾偽心學盡於是矣故道學心學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更無高逺玄妙之說至易而行難内外一者也彼外之所行顛倒錯亂于人倫事理大處顧畀巾詭服潤論高談飾虚文美觀而曰吾道學吾心學使人領會于渺茫恍惚之間而無可捉摸以求所謂禪悟此其賊道喪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亂民之儔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學心學之有其論禪學俗學也曰鶩于

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于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凡高遠之弊其究也以六經為註脚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于大學而無濟世之實禪學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鳴詡鼓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世之力俗學以之以上議論皆中明季講學者之病惜當時無力闡其義以

告天下者遂至入于膏肓不可救藥而世道人心至於大壞也

顧東江清致仕還家日處西園中課僮僕蒔蔬其農桑輯要一書塗抹删改細書于行間及額上皆滿人見其以藥瓢貯各色菜子懸之梁棟間不下數十種夫以侍郎家居絶足不與外事閉門閒適學為老圃若將終身焉其風韻過人遠矣又周北野以郎中致仕其子與解元登第為編修兩世通顯居北郭有田不上數頃室廬

荒敝常閑門不與外事父子皆善詩有周氏世鳴集兩

公事俱見四友齋叢說

宋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来不得睡

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為憂某人進云

帝王之學止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帝意方少解

時藝至今日秉經酌雅前此油腔熟套淘汰盡矣但不

知其存心而見於行者亦與其文不相剌謬否耳朱子

曰專做時文的人他說的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

也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自做處只是不廉只是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上些子事此言最中人病痛有志於聖賢之道不可不反躬自責也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彩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

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饒雙峰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通透則識見高明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

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于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于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于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乃余以為不但此也盖六經語孟者又萬事萬理之折衷也大之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細之而持躬行已待人接物安常處變議禮考文閑邪反正移風易俗之類合于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于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是變化而推行

之豈復有所失哉嗟乎六經之書不能盡讀讀亦不能
盡解其不能以之折衷猶可言也學庸語孟當出就外
傅時便有師授矣其不能以之折衷且相悖焉不可言
也此最明白最真實之理人人可曉柰何不從此出入
而喜墮枳棘叢中自處挂礙乎余頭顱若此稍有秉燭
之明既老而好亦復何益
朱子讀書法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
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

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揔作處易曉宜先看論語確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燦然只是不去看若理會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又曰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夫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

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又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向讀論語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又曰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姸醜不可逃若未讀徹中庸語孟便

去看史胸中無一個權衡多為所惑又曰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温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復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録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帝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温公又作大事紀若欲看本朝事須看長編若精力不繼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

明儒講學之獘多尚玄虛如禪家機鋒相難語荘無實

際遹来撫軍玉峰趙公倡道於杭其所梓武林會語一字一句皆從人身與心體驗而出有如布帛菽粟食則知飽衣則知温與鏤塵畫鬼者相去甚遠其論喜怒哀樂也問喜怒哀樂何以未發發而中節似對人言曰不必說對人言喜怒哀樂情也正說遇境而發便是此時吾輩講學相對之頃有喜否曰無有有哀樂否曰無有既云無有即是未發也未發則無着處不着在一處何偏之有故謂中此時講畢而出遇可喜可怒可哀可樂

即是發矣至中節則難非慎獨君子安能得不乖戾學者但從事於戒慎恐懼則未發之氣象與中節之妙用可以靜觀而黙識矣非是任情而發便可言中節其論致中和一節也問致中和何以便天地位萬物育曰向日曾有人問過余曾講過今不必論堯舜止就八口之家論人若不中不和便偏倚乖戾了便暴怒發狂胡行亂做父母抵觸起来兄弟爭毆起来家中雞犬也不得安了這不是天翻地覆萬物不得其所氣象人若不偏

倚不乖戾一家中父慈子孝夫倡婦隨兄友弟恭全是一團和氣貓兒狗兒飽飯熟睡這不是天清地寧鳥獸魚鼈咸若氣象况堯舜之盛業乎極平常無難事其論學庸之為一致也曰中庸言性即是大學言明德中庸言教即是大學言學中庸言天地萬物即是大學言家國天下中庸言慎獨即是大學言誠意中庸言位育即是大學言齊治平但中庸言性故從天命說起是本體慎獨則工夫也大學言學故從在明說起即繼明德即

工夫即本體也其論止至善也曰至善即精一之中中節之節復禮之禮總在此心之安與不安處認取件件有至善事事有至善即案前一桌有至善一几亦有至善不高不低平平穩穩坐下可以作字讀書理琴可以飲食這不是至善這不是中是節是禮的天然界限若過高過低不平不穩一無用處安所謂善下邊止仁止敬止孝止慈即止善註疏也以上數段中之語真切著明似卑邇却甚高遠似淺近却甚精微真所謂千人亦見

萬人亦見者視彼好談空說妙者真同囈語耳

雙橋隨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雙橋隨筆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　葼

謄録監生臣周　丕

雙橋隨筆卷五

鳳縣知縣周召撰

徐勉王僧虔顏之推司馬光皆有訓子語而之推勉學篇更為警切其中摹寫不學之人如云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自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又云自荒亂以來諸見俘掠雖百世小人

如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旨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云云其他字字透徹皆中時人之病蓋公之後自其子思魯以博學善屬文官至學士傳至師古及真卿杲卿至真

卿五世孫翊奕葉重光聯圭並笏者三十餘人謂非家訓所致不至此凡有家者全録一通勒之座右以視黃金滿籯之家真堪一噱

事之吉凶本無先兆若在行軍之際人心易揺適值世俗所怪以為不祥者不得不為數言道破以解其疑涼謝艾禦趙引兵出振武夜有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唐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

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其後遂平公祏夫梟鳴水變此人情所詑以為不祥者也使兩人稍生疑畏則羣心易沮甚非行軍之利惟故為吉語以定之而三軍鼓舞遂賀戰勝於一言矣然非平日見理明而不為奇衺所惑者豈能臨事鎮定乃爾

黄九烟先生託人覔居問所欲曰但欲無兵無盜賊又須有酒有魚蝦所願如此先生當日以為聊可之詞耳

以今觀之非極樂世界耶因憶眉公太平清話有曰余昔戊子隱居沈大夫園四周雜種花是小桃源時雨初晴負笠握鋤撥散土膏如灌園狀是小於陵教授諸生是小河汾橋斷水西不聞市喧是小考槃短舟徜徉池中一爐一琴可濯可釣是小五湖挾此數者視青天呼白鳥有談名利則揮手謝之不知其他是小神仙此等境地與九烟先生所願又若雲淵矣而眉公尚視以為小然則身處眉公之世者豈僅世所稱蓬壺閬苑中人

哉

吾邑爛柯山相傳為晉王質觀奕處好事者遂塑土為質與二仙像及枰奩之類置之巖下以為實有是人曁是事者然善乎晉陵鄒程村之為記也有曰古今來達人遺世壯士憤時其胸中類有不能恝然者不得已而逃為百年頃刻之說以憶記其事于靈奇恍惚之中此即詩人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之意也乃好事者從而誇述之又從而彷彿摹像之以與其事或必然者其去㓜

童牧豎之見幾何哉斯言也足以醒夫世之惑于靈經怪牒而不自知者要之非僅柯山為然而程村之說尚有所未盡也今夫地之有山川洞壑江河嶽瀆也猶天之有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人之有眉髮顖頰耳目口鼻也一經開闢而或流或峙岌嶪玲瓏潆洄淵湃之容賦之已定非有所為而後設而屬之山者其體靜其骨清其致幽其神遠靜則惡其動也清則惡其雜也幽而遠則惡其囂與偪也其與人不相涉也甚矣乃無端而有

洞天福地佛祖道場神仙窟宅之説于是一峯一巒之秀必曰此某佛某仙之所聚而遊也一巖一洞之奇必曰此某佛某仙之所託而棲也不但為之艷其事而且為之像其形不但為之撰其名而且為之立其傳與記播之歌與詩有缾鉢匙筯果擱鑼磬瓔珞袈裟之贈有珍幢金傘霓旌絳節佛光火焰之神有騎龍騎虎乘鳳乘鸞祥雲覆頂紫霧騰空之異囈言滿楮怪誕不經至于岱之金床玉几嵩之玉人金像赤室丹房廬之聖燈

磚樓辟蛇童昇仙臺武當之金殿滴淚池磨針澗斗蓮焦扇峨眉之煉丹竈淘米泉天台之僧人履仙石棺華山之老君犁洗頭盆仙人碁巨靈掌諸如此類悉數難終而古今又多有耳無目有目無心之人遂謂器具皆存神仙活現訛以傳訛牽合附會于是有宰官居士之稱護法檀那之舉羽流方士之屬青詞寶籙之儀進香之男女如蟻膜拜之鼓鐘若沸琳宮梵宇金碧輝煌緇服黃冠衣糧狼籍究哉山也任人改名易姓波及杜公

一云陳子昂而配十姨之夫伍相而變五髭之面蛇鬼鴟神亦闞血食小孤彭浪可訂婚姻紛紜沓[illegible]山之本来面目皆不能自主而無可告訴以自託於東撏西撦拖泥帶水之中矣或曰人之好異也使地不得安其位乃知天亦幸與人絶高而不能至耳否則未免受其擾而余謂亦未盡然也今夫天之蒼蒼以氣上浮也其有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之屬非有婚姻男女之相生語言文字之相示也而好事之言至謂日姓張名表月姓文名申是

以姓名諢日月也文昌而化為儒雅之人魁宿而忽成醜怪之狀是以形相褻星辰也風稱伯為飛廉雨稱師為屏翳是以頭角扮風雨也謝師之長三尺鐵索之重六斤是以夫妻輕重狎雷電也宋祥符絳衣入夢孰為傳書唐天寶黃紙昇天誰為守藥是且以囈語欺上蒼也其談天之異若是雖幸不可近而不受其擾然亦豈盡安于無事哉或又曰凡人之鑿夫天與地固若是矣至于人或以同類而不相殘乎言至此而余不覺眉之

揣而額之處也曰嗟乎人之所為又豈吾之所得而測者哉彼且矯揉造作其心思面貌耳目手足之用至于變幻詭異千態萬狀而不可聞盖自鑿其混沌也久矣況其所以及于人者乎而又安能保其同類而不相殘乎余聞之夫子其不語者神與怪鬼神則敬而逺之老子曰有道之世其鬼不靈人奈何惑于異端邪説而不自知也余觀程村之語尚有所未悉故不揣而為不入耳之言饒舌至此世之見者得毋相詫而反以余為好

異也夫

嘉靖間倭患最劇山左邢子愿有條上當事書名曰罪言東鄉丈千子值流寇之亂亦有指陳時事之策一見於來禽館集一見於天慵子集頃又讀克正高公馭倭議起云天下事任者一議者百知而議之者一臆而議之者百任之者心常苦而計無復之將無所辭於議者之口議者之策常當而身未嘗試反求多於任者之人故議事者在度任者之心而以吾議衡之今之議倭是

也云云三公指畫當日情形皆鑿鑿可行而高公首欲調劑任與議者之心尤為急着毋謂書生管見不足以抵掉鞅摩壘之人也

文章根於人品而奸邪之徒亦為正人之言以欺世有陳以為戒而適所以自指者如李義府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又故若讜直者太子表之遂優詔賜帛嗟乎佞諛邪巧孰有如義府者而反以為箴此亦不以人廢言

耶義府以贓敗朝野相賀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劉祥道司刑太常伯與三司雜訊義府獄者也

嘗謂五倫之中惟朋友一途至于後世而其義遂廢數其情狀有朱公叔劉孝標之論所未盡者余嘗欲作廣廣絕交論而未能也夫朋友之交以道義為主相與有成始有裨益至于今日不但無益而且有損以指天誓日簪合蘭芬之地反成翻雲覆雨猶𧾷亶鮑臭之場而市

井勢利中之蠅營蟻附者又無論矣葢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合于天者也朋友定于人者也既得自主不能審擇而誤置其身于匪人之是比使十年有臭而不可聞焉此人情之最不可解者求為陳雷鮑管其人竟不可得也而况于道義中之最真最篤者哉吾故曰朋友一途至于後世而遂廢也

古之大臣剛正不阿非後世所能及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中大夫鄧通方愛幸時嘉入朝而通居上

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
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
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
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
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
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
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
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

相樂殺臣宋弘薦沛國桓譚名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于薦舉伺譚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名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令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耶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躭悅鄭聲臣之罪

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諢給事中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濵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知沙漲于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盡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汗

免冠謝久乃釋之弘與子昂固儒者嘉起材官蹶張而能持大體若是尤人所難然又皆不如諸葛武侯以黄皓之寵於後主而終侯之世不敢為非則誠所謂能格君心者其以嚴見憚又不待露之聲色之間也

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時至戰國工于揣摩捭闔之術者莫過于蘇秦其言猶糞土也而有不盡然者其為趙合從以攻秦也列敘六國之形勝風俗靡不諳悉不啻躬履而目擊其才亦有足多者焉至說

齊閔王以好戰之害而謂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惟以戢兵後事為主語語痛切又若不詭於道者惜乎不得見正于聖人使後世擯之以為傾覆險譎之徒也

古今是個儀文世界若無文以相接則倫類酬酢之間蔑棄禮法與禽獸何異故曰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棘子成質而已矣之論便以為非吾想家庭之間儀文更不可少蓋放肆之人大約徑情直遂悍然不肯周旋以致父

子兄弟尊卑上下之際日乖日戾同室之中遂成胡越此皆無文之所致也但不貴虚文耳文中有質是為真文愉色婉容有一種藹然可親之意方是真文世人以虚文為文者失之遠矣然虚文之人猶愈于放肆乖戾者也此間鍾集之語極切家庭間徑遂無文之病余每欲言之而不能如此之深切著明也

佳子弟當以厚重恬静為尚昔王融自恃才地三十内望為公輔嘗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摝車壁曰車

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以事被誅年僅二十七蕭惠開
嘗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為夭未幾發病
吐物如肺肝而死此二人者可以為輕狂躁動者之戒
唐太宗詔奴告主者勿受仍斬之可為後世之法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人知宋弘有辭尚
湖陽公主事而不知尉遲敬德亦有之太宗嘗謂敬德
曰朕欲以女妻卿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
矣臣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武夫不肯

為薄行事亦如此

杜祁公衍清介不植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享客多用鬃器客有稱歎者曰公常為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取白金燕器于前曰非乏此雅自不好耳然公好施亦卒不蓄也

烏有反哺之孝此鴉之可喜者也唐竇參柄政每事必詢于族子申申所至人目為喜鵲此鵲之可惡者也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神鬼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遠興近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黄治變化堅水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洋洋盈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拒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

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祀事鬼神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海内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

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奸紛紛更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惟陛下距絶其類毋令奸人有以窺

朝署

臣聞妖言惑衆左道亂俗在昔之法皆殺無赦盖以奸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摇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

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竊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粤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禨祥愚弄黎庶勦絶性命規取貨財皆于所居塑畫魑魅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巳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妖法驅為童隷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絶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飲則曰神未聽飧率令疫人死於饑

渴洎自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分
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
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絶户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
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愈
深從其言甚于典章畏其威重于官吏奇神異像圖繪
歳增邪籙妖符傳寫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
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鬭爭
行須作水蠱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

于憲典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奸藥弗瘳疾宜頒峻典以革妖風伏乞嚴賜條約屏除巨害保宥羣生少裨萬一

右二疏論列邪教之害甚悉首篇出西漢谷永手永黨於王氏人不足貴而排黜異端乃能凜凜若是堪與韓昌黎佛骨表同垂後世矣因並録之

吕東萊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齋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

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又曰為學之本莫先于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

魏鶴山曰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可謂確論

宋尹和靖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来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齋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經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之尊如天必須盡巳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得不盡誠敬

宋趙䕫幾官知制誥卒子東之亦死塞下家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可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知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恤其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石守道為之傳以勵天下此等事求之近世不但趙

延嗣不可得并宋楊二公亦難屈指

姚現聞先生與其長公書云楓樹堂中時時洒掃庶不愧名士風流吳梅村序翁季霖詩云余嘗訪友過翁氏之廬見其堂廡深靚夾窗助明雷尊雌鼎犀籤縹帙以為之陳雕茵緐几文竹異石以為之飾問其家曰先人之所遺也没十餘年矣琴瑟在前罍洗居右部分而不亂無纖翳焉大抵儒門子弟貴于恬静和雅雖環堵之居僅堪容膝入其門几榻無塵位置楚楚主人出揖客

韻致可觀而毫無鄙俚之狀乃不愧儒素家風

朝議大夫李觀字夢符史傳諸書一過目即成誦文章如元次山登第歷官知虔州不就請監衡州南嶽廟以歸建玉溪洞洞中有抱一堂水仙亭有梅處曰香雪塢有衆花處曰錦繡谷貯書史處曰文之藪終日醉于漢上于世味淡如也排斥釋教至老不衰鄉人嘗請作修崇聖觀殿記其間曰天子愛民至渥也使供租稅若有難色至奉異方之教則倒廪竭橐忻然無靳施者頗慚

其後多寶塔成有求記於公者公於是又曰今之人父母甘旨之養往往未能錙銖惟忒報應捨萬金唾如也衆益慚故二文至今不果刻石宋羅誘宜春傳信録

浙江通志載用賔胡公二禁約最有裨于俗尚一禁異端正禮俗本縣俗尚鬼巫崇信佛老比有喪葬藐棄家禮率用浮屠雜以黄冠鐘磬之聲達於旦夕甚乖舊稱鄒魯之意仰鄉約長訓諭摠甲人等訪查呈舉究治一禁溺女裁婚禮本縣淹女不舉舊習不遷雖有前令著

殺女之文申優免之令往往良心滅没視如泛常致令十人之中八無家室生育鮮寡民物漸稀計其將来大可危懼審其弊源實在傾貲嫁女以悅婚家茍或不然必成仇害女喪訟連遂致子孫無所倚藉此所以父母輕殺其女而忍心不顧也令照前規三女之家優免一丁仍酌議婚姻之禮其嫁女上户不得用珠綺中户不得用金紵下户不得用銀帛娶婦上户不過用金環雙緞中户不過用銀環雙絹下户銀環雙布鄉約長副長

里長總甲立簿二扇逐日問名報嫁娶另簿呈送有溺女及僭侈者究治盖移風易俗應藉當事之權登高而呼其勢必應無奈不合時宜者之鮮有其人也安得起此公於今日而畀以臨民之任哉

古人心事大公至正有如白日青天豈若後世之人處心積慮惟為身家子孫計非望之利終日尋風水多忌諱揀日推命而天理人心居易以俟之功悉置不問愚亦甚矣偶讀劉子政說苑李仲章制義中語可以闢邪

說拒諫行尊經衛道之助因節錄之劉子政說苑至公篇云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慚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武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

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便於兩社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李來泰周雖舊邦制藝云周之邦未易言矣不窋墮播種之勤棄部之舊而邦一變慶節誌周瑶之雅棄戎之舊而邦一變亶父避狄荒豳周原棄邠之舊而邦又一變至高山

天作荒之幸矣而謂岐陽百里足兼五岳之封此又文王所不願及也周之命抑又多故矣元妃之裔宜王摯立而稷不受命帝嚳之裔宜嗣崇禪而邰不受命公劉用光之緒當夏政頹廢之朝子興而姬又不受命至玉門讒譖不誅為幸矣而謂河洛六州足遷九鼎之奉尤文王所不忍言也二段文字寫出聖賢心緒何等明白而有謂其圖謀風水等于貪癡陰險之人者地下有靈能不髮指余有與唐翼修辨風水文得此二說可以為

助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聖賢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祀而福故卜筮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圭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古之卜日者將以輔

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也非欲以顛倒善惡而幸安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謟也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此說苑反質篇語也說明聖人卜日心事可解愚人之惑

東坡云聖人之所以絶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為魯司寇墮郈費三桓不疑其害已也非孔子能之

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為政于商既貳于夏矣以桀之暴厲納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放太甲而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武侯近之𤣥德將死之言乃真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興詞哉羅景綸曰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

却萊人隨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云云兩公之議皆天下後世所不能易者也乃關中王稺欽則以孔明之不能一天下者在于自炫其能而阻人以進用之路其事業不能如蕭何以失大體故也而余以為不然善乎王元美之為蕭何諸葛優劣辨也曰是非王楨維之言而揚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慠羣策而自屈其力夫曷故焉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

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為宫室也其梁棟欂櫨必貫夫楩柟豫杞之良者充焉斲而小之弗勝也或用夫黯然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無楩柟豫杞者非匠之罪也孔相之相蜀也屬炎精之澌涸天下固已忘劉氏而又從而吏之故以龎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鷙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屈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然猶日孳孳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以忌愎之李

嚴浮誕之馬謖褊淺之楊儀暴肆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幄付幼良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鄧侯望諸葛也哉孔明逆知其身之可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為文者

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為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為兵者苟聲至而響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為獨用長者乎哉云云先生此語使千載以上鞠躬盡瘁之苦衷歷歷紙上與蘇羅二公皆可謂卧龍知己而關中之議殊失其倫矣

人皆謂東坡佞佛而實不然其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又策别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

之宮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為者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僧褐不如散廩以活飢民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楊升菴云東坡于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大抵

東坡天分最高聰明絶世故文章學問外旁及于西氏之理而一時又有參寥佛印輩機鋒相對口頭話皆堪作偈所謂游戲三昧耳其與明季畔道離經驅儒入禪者甚異

東漢書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恐此輩挾

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覯神仙于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云云其識過范曄遠矣吾鄉先輩修郡志至另立釋氏爲一門而大書特書之曰異教所載諸事跡極爲揚詡殊可歎異余借筆削之而僅存其人於人物志後此從來誌書之體也然見之而張目者在所不免偶閱羅景綸論范曄史語因節録之而并及余臆見之妄以俟高明剖斷焉

宋宣和間崇尚道教黄冠出入禁闥號金門羽客氣焰赫然林靈素為之宗主一日有詔兩學之士問道于其座下且遣親近中貴監莅靈素陞座首詔太學博士王俊乂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吾先聖與老聃相為師友豈有摳衣禮黄冠者哉聞者駭然各逡巡而罷王海陵人衣冠内有此稍為吾輩生色

余極怪世人好為不根之語穿鑿附會雖以天之蒼蒼所謂六合内外宜不論不議者而亦為之辭如日月星

辰風雲雷雨之屬皆有男女姓名等事不一而足此皆聖人視以為怪而不語者何剽目傭耳者之紛紛也昔後燕慕容農年九歲問太史黄紘曰俗稱參辰相見萬人相食各自一宿何為如是紘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伯閼主辰次曰實沈主參日尋干戈自相征討後帝不滅使伯閼主參實沈主辰别而離之相見則争故代傳言然農曰天有定宿以人埶之而成憎愛二子之前參辰云何紘不能對以自古未决之疑片言道破而其

年僅九歲也録之以質胷無定見之人喜崇荒謬以駭聽聞者

雙橋隨筆卷五

雙橋隨筆卷六

鳳縣知縣周召撰

凡人立身行己待人接物處常履變皆宜以中庸二字為主中者心至當而無所偏庸者道有常而不可易惟祈愜乎天理合乎人情而止而易之所謂易簡大學之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在乎此矣世人性善無恒其流於異端邪教者不必論即人倫日用間每多僻戾

乖舛詭異執拗之累茍無師友之力學問之功以陶鎔其氣質而涵養其性情將有日錮於後来之習而不可救者不至如昔人所謂化為鬼魅不止也悲夫

唐曹華為沂海觀察使引兵赴鎮討王弁之亂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沂人皆出因閤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来帥于此將士何得

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氣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惡沂地褊請治兗許之自李正已為盜齊魯俗益悍驁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之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資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於朝當海内弄兵人心桀驁之際不但談笑間亂軍伏法而又能興起儒教以復成禮義之邦真揆文奮武才也今遠近多事安得如華者分理重地俾奸徒屏息儒生

吐氣乎有議其殺人太濫者然在討亂之時不得不爾所謂宜用重典也

陰雨連朝掩扉獨立壁隙苦風射入凛冽侵人適借得方孟旋先生青來閣初集急置案頭整襟披讀未竟數幅而不覺寒威之避舍身如挾纊也先生以制義樹幟詞壇操觚之家靡然向風奉盤匜而奔走者幾遍宇内自言於世無他嗜亦無他長不知何緣于八股文字氣息纏綿了靡解脫略知動筆以來歷三十年豈惟不蹈

時趨之先路亦不能馳先輩之後塵片言得失自參自賞占金占玉不與為忻忻呼馬呼牛不與為慨慨三十年来貧與俱貧病與俱病老與俱老不特此也庚子之歲至于丙午病而死者至再至三矣形神劃爾相離昏憒之中握筆為時文矻矻不已非天錮夙業何以有此又言吾輩討究典籍分其句讀必字字氣腥抒勒藝文瀝其顛端必絲絲血滴始稱真讀書予我與古人精神始合併為一吾之胸中淵淵浩浩内朗外映八萬四千毛

孔一時放大光明與我朝夕周旋者自然應接不暇亦曠久彌新又言文章一技道未為尊特不可概吾制藝越自先師倡道四子六籍時晦時明漢人訓其語而失其義宋儒求得其義矣未盡模其神情與象貌也并神情象貌肖之者制藝耳嘗以為學此道者必如先師學文王之操三日而見其黧然者始一寓之文而後稱合作也夫摹秦漢古文詞耳矜理諦語錄義疏耳按之當日之精氣而纍黍不必其合也即工何當於制藝哉又

言文章之妙必至一想便得捉筆便至乃可以操造化之柄此必有一段絪氳之氣鬱媾於未運想未命筆之先如子瞻所謂有成竹于胸中然後乃如兎起鶻落直追其所見可耳平時不豫蓄用志不分凝神之專詰當幾不妙講躊躇四顧扺卻導窾游志之通解恐郢人無所騁成風之技宜僚無所見累丸之巧矣嗟乎世有攻舉子業而劇心鉥骨矢以生殉言之津津有味如是之至真至篤者哉宜乎一時有不與他一个會元要會元何

用之語也雖然此但言其制藝而未及其古文詞也今其集具在沈雄奥衍之句原本經術而持滿以出但覺鏗金戞玉字字皆香使當日分其鑽研八股之歲月以致力於古其稱雄藝苑者當不止此然具是亦可以見先生矣嗟乎以先生之時之才之學之名與遇而尚不能自見於當世則夫雖有其文而掩抑于坎壈窂騷流離顛沛之際而不得一人為知已者又何足怪哉先生集成序之者甚多而艾東鄉一篇以為盡倫之書則於

先生之學問性情尤盡其緼越數十年吾師李僖平夫子復搜其逸在人間者悉梓之名曰合集而先生未墜之文益彰於後世矣

贑縣劉忠甫先生生平不佞佛見縉紳墨行儒冠終年闢説有司而以放禽魚為慈悲本末乖謬者取訓諸子以為戒居母喪屏斥佛事隆萬以來士君子所難

宋晏原叔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猒之謂之乞人搬漆椀余謂此等椀勝於金鑲玉琢者幾千萬倍但恐無

錢多置使之充棟汗牛耳雖然世人眼孔惟為黄白所眩不𤗉書以為淶椀者少矣出之婦人口吻又何足怪原叔有戲為淶椀詩雋永堪味載墨莊漫録中

蘇長公謂王子立有致窮之具而與子瞻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蓋未易瘳也表中郎謝于楚歴山草引云詩能窮人似有之管城親而牙籌疏一不合也氣高語華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富者惡其厲緡仇之若敵貴者忌其厲官避之若祟三不合也有一於此皆足以窮而

况兼之故云一日執管二日廢餐妻子之所羞而宗黨之所怒也又云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硯余亦從此改業焉兩公之言固亦帶謔而情理最真余一家無他長子姪幼孫皆督之讀書習文藝且嗜清閒而恥俗態典衣購書粗營小築啜苦茗以度日取窮之道莫甚於余而不能改雖然世情不諳走入庸腐一途有終身作老蠹魚而妻子飢寒不能自保以全其操於末路者又坐不善讀書之過長公勸蒲正傳語不可不思勿以自

誤而又誤人也

余年十七充邑諸生維時講誦何書游息何處與事何師羣何友朋氏族面貌宛然記憶如昨日事耳微聞近者膠庠間禮教揖讓少衰於昔新學小生至與先生抗坐不隅行不隨最下者娼優為偶而酒食為囮此豈盡然萬一有之視三十年前有朱絃疏越之歎矣此馮具區先生秀水縣學碑中語也當先生時風俗人心猶未甚壞而不滿之辭至形於碑記已如此

博物志載漢公卿送夏侯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前掊地悲鳴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二十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余謂果爾則嬰之葬地必最佳無疑其子若孫應受其庇而弗替矣然按嬰列傳傳國至於夷竈夷竈子共共子侯頗頗於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奸罪自殺國遂除何傷之易也由是觀之家之興廢亦在後人之賢與不肖而已雖得風水何益

張莊懿明進士選某道御史方廿七歲差山東巡按初

按臨清三朝行香偶酒家酒標掛低了掣落其紗帽時初到官失去元服人以為非吉兆左右為之失色公恬不為意取紗帽戴了竟去明日知州鎖押此人送察院請罪公徐語曰此是上司過往去處今後酒標須掛得高些亦不與知州交一言遻遣出其寛大仁恕如此

明楊玉峯素剛直為郎署過家時喻子乾為松江太守張燕待之喻頗風流與戲子合喫酒玉峯厲聲曰喻子乾此是何等模樣喻失色玉峰名瑋字伯玉

馮開之先生日記有曰初一日晴佛室禮佛禮祖先及參神如常儀云云以余觀之祀祖先禮也至於禮佛參神果何佛何神耶人生在世天地君親而外所不可忘者師耳先生本寒士藉其教以魁南宮號尊宿享湖山詩酒之樂而不聞一拜於孔子之座下余雖譾劣不能不以先生為非

元文宗以西僧為帝師師至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富珠哩翀舉觴

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子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栗然

高明者温州瑞安人寓明州櫟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之詩死後是非誰管得滿城爭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學聞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即棄其妻而贅於太師不花家則誠悔之因作此記以諷諫名之曰琵琶者取其上四王字為王四云耳

元人呼牛為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嗜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高皇帝微時嘗奇此戲及登極名則誠以疾辭使者以記上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在民間譬諸五穀不可無此記乃珍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也於是捕王四置之極刑余録此欲廣其傳庶免蔡中郎無端受屈

許魯齋在中書命牙儈僱一僕役特選一應對閑禮節者進却之曰止欲老實耳他日引一蓬首垢面而愚騃

之人來遂用之僧問其故許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則馴善人下等則易訓使若聰明過我則反為所使矣余偶有收啞童文意亦主此

明成化間衢州人盧宗善捕盜而有司署為譏察地有劇盜王泰横掠人財為民害宗以秘計執之泰赴官反誣宗曰我為盜死亦無悔但所刼掠者多入於汝有司莫能辨二人並繫桎梏宗乃仰天訴曰我為官捕盜本

為除害今乃與盜同死何天理乎語畢風雲驟起雷聲一震有巨神持宗臂置於桎梏門外由是釋宗而泰獨棄市

福建延平府杜氏兄弟三人輪供一母然三人各事農業寄三婦以侍養焉子既出三婦輒詬悖相勝致姑餌粥不贍姑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一聲秪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皆變為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人環視如堵

以上二事皆載施顯卿竒聞類記見於明二百年間而其一則吾衢事也是時上天之威靈異若是邇来不善之人所在而有乃不聞雷霆之怒奮於一擊以示警而受其譴者惟在於蟲蟻木石之類雖號曰雷亦曠其職而不能整矣

明歙庠唐臯字守之每以元魁自擬累蹶塲屋鄉人誚之曰徽州好箇唐臯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裏爭耐京城翦綹多唐聞之志益勵至正德癸酉甲

戌連捷經魁以狀元及第年已五十餘矣有志者事竟成豈不信然

幽谷多年滯羽翰泮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頭空白看盡春花雨後殘此明弘治時翰林題白頭翁畫詩以送老儒之以貢授教官者果有意致今録於此

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也其先有為京官者故居京師嘗與他商行貨道遇暴客問之曰汝非秀才乎希榮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

之貨悉令認留不取而去

明萬歷間有祝仙人者名黼甚晋退如太史約袁中郎及小修同訪中郎復書曰退如但知官慕神仙不知神仙亦慕官也小修書曰今之所謂仙者分之則山人合之則仙也兩先生言可謂雅謔而實足以醒世人之愚吾鄉數年前亦有其人造言荒謬尤堪嘔噦而鉅公名流亦有從而信之者今聞其入山為緑林豪客之魁矣其人與前仙人為同姓豈其苗裔耶

吳門朱野航葑門老儒也頗工詩在荻匾王氏家教書王亦吳中舊族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呼扣扉呼主人起咏此二句主人亦大加擊節取酒更酌興盡而罷明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為張具徵戲樂留連數日昔人風流興致有若此者但求主人如王氏者亦何可多得

明顧東江清以解元會魁登第張莊簡公為吏部侍郎

東江首往謁之時尚未考館選莊簡有意欲留吏部語之曰我部中少主事一員今留你在我部中亦好東江曰某是個書生但會讀幾句書耳於政體恐有未諳莊簡曰汝但能照書本上行幾曾見錯了昔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其言未嘗不是但普之行事未能盡照書本不免負却論語耳

狄襄武曰偶爾遭際焉敢遽附梁公世之士大夫愧此言者多矣不獨郭崇韜令人齒冷也至於不去其涅以

厲將士所見尤遠文人自詡輒云挽三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曾能有此識見否

里人陳宜生以病卒已屬纊妻子焚楮錢環哭將殮矣或捫其胸微煖因灌以藥有頃而甦距今閱六歲强健猶昔余每叩其未甦時得毋苦甚且所見有異於生否陳曰但昏昏如醉夢中耳不甚苦亦無所見也余聽其言為敬異者久之曰陳君正人也其再生也固宜夫病而死死二日而復生在他人必造為冥地之言勾去者

何人所歷者何境閻羅鬼判何狀查其簿籍為善若干事陽壽未終然後釋歸粧點兩日間情景天花亂墜矣陳君但以昏憒了之其賢於世之摇唇鼓舌而不自愧顔者何啻莛楹哉蓋此等荒謬之言出於文人尤甚姚現聞先生海内鉅儒氣節文章可稱山斗獨怪其喜談禪說集中楓吟陵伽諸種皆言竺乾事點綴津津至為太夫人轉經禮懺以輪迴為果有之事且楓樹堂緣起有云道場既散至次日有孤鶴翔空不去移日始隱

又云大祥禮彌陀懺竣碧落中黄雲瀰布作金色世界又忽現紺青殷紅寶色如五色牟尼珠焜燿鑠睛僧衆十四五人皆咄咄歎未曽有吴梅村白母陳孺人墓誌銘云吾母朱太淑人奉佛受戒三十餘年其終也三子環侍戒弗哭吾母親見幡幢前導諸佛受記而去具載往生録中黄梨洲李是菴傳云是菴欲余作傳以詩壽老母為贄有不惜淋漓供筆墨恭隨天女散花来之句老母常夢注名玉札為第四名天女降謫人世云云此

等言出之方士山人聽者未免掩口諸先生亦作此語耶又屠長卿鴻苞集中記一事尤屬荒唐大約風氣所趨雖賢智亦不能免余何人斯輒敢妄議先輩但恐鉅公之書世所遵信將愈流於異端邪教而不可救耳觀過知仁應貫余罪

關焦鹿先生謂西門豹投巫一事挽習俗之昏回破老奸之心胆千古快人千古快事當為良吏稱首無疑而史遷竟列之滑稽傳內後世小儒固陋無識將遂與優

孟優旃齊視書與毛稚黃先生為之稱究讀史者須具先生眼孔方不至草草看過埋沒古人使老子與韓非同傳

辛稼軒觴客滕王閣詩人胡時可通謁閽人辭焉呵詈愈甚辛使前曰既稱詩人先賦滕王閣有佳句則預坐即題云滕王高閣臨江渚衆大笑再書云帝子不來春已暮鸎啼紅樹柳搖風猶是當年舊歌舞遂相與宴而厚賙之又帥浙時朱晦菴張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

見辛不納二公為之地云每日公宴至後筵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外果喧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願乞巵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為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散厚餽

馬其喜親文士也如此

唐王起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耆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明某尚書有清德家貧婦無裩孫女以飢縊死善啗平生不能饜每市蜆為晚食然往往擕妓泛泊一日不能廢也昔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其祝史不祈坡公謂蒲正傳不作活計多買書畫等物常典錢使勸其宜辦歸老之計不可但謂我有賢子孫不消與營

產業也夫猥瑣者流守不動尊握長生鐵錢子絹孫行同賈豎誠可為鄙然一味慵放迂誕豪無主持初以曠達而誇錦繡之胸後以飢寒而成乞索之面豈若克勤克儉無奢無嗇富而好禮持身有度貧能自立與世無求可以立德可以養生可以成家可以樹品世故多端豈獨撐蒲場上花柳叢中能蕩然家產哉但不可認作問舍求田如眉公所謂使前語醍醐番成毒藥耳

黄九烟先生論取友其畧云第一當取有品者其次則

有行者又其次則有學者然三者何可多得則取有才者有才者吾愛之但愛其才可矣不必問其品行并不必問其學也又其次則取有情者平居繾綣患難周旋皆情也顧鍾情之人亦未易數見無已則取有禮者往來交接餽問殷勤雖古之聖賢固當受之何論今日嗟乎取友而至不問其品行可謂愈趨愈下矣況又降而在於情與禮乎先生此言殊不可訓而要非先生由衷之論也先生才異氣高落落難合呂用晦書云九州如

許大竟無處安頓一奇男子真可仰天流涕葢其滿肚皮不合時宜而為此悲憤牢騷之語若虞仲翔所謂死以青蠅為弔客耳不然王修齡若飢自向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送米而閔仲叔亦不肯以口腹累安邑先生豈至仰愧前人

邵康節有易數一書嘗言天下不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耳且以君實不肯學子厚不可學也臨終楔其書不傳葢温公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

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其見如此豈學術數之書者哉

魏鶴山有云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同妄人小子輒撰名號以褻天自秦創西時有白帝之說浸淫為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為五帝文帝武帝又有新垣平之五帝又有繆忌之五帝又公玉帶汶上明堂之五帝此五帝所由起也云云余觀帝王等號濫觴至後世妄加于天神地鬼忠義節烈之人不啻斗量車載塑像之

雙硯齋筆 十八

千奇百怪于是乎起焉惟明制初建國學革去文廟聖賢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嶽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悉令革去謝鐸所謂遠過趙宋五事此其一也余以為此等規制真可度越千古後世議禮之家非病狂惑而溺於淫風邪說者必不能改又豈獨超於一代而已哉

袁宏作東征賦不道陶公公子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

白及曰先公勲業如是何相忽略宏畧處無計使云哉曾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語曰精金百煉在割能斷功則治民職思靖亂長沙之功為史所讚云云近有一事可以相配所異者咲之暗室餽以百金耳而讚語之妙使人立地成佛逾逺語不啻十倍然則利及嚇人又不如孔方兄更親熱也要之正以孔方權重嚇人尤甚耳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處以雌黄塗之常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之則字不沒塗數遍方

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張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法韓退之近則魏禧燎衣圖記汪懋麟唐寅高士圖記俱一時雅搆而魏作尤勝

清波雜志云方務德受知於張全真後每經毘陵必至張之祠堂祭奠修門生之敬洪慶善嘗入梁企道閤學幕府後守番陽企道夫人尚在歲時亦以大狀稱門生展賀張文節知白在贊桒幕下桒識其必貴祥符中文

節為京西曹桑已死奏乞每遇寒食至桑墓拜掃狄武襄青受范忠獻之知每至范氏必拜於家廟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事其子弟余生而孤又貧甚以諸生受當事諸尊師青眼最多而碌碌無成靡有毫髮之報見以上數公事真堪愧死

世之文章有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伎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於一時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嘘之力而名者有務為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

廣引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邇来狙儈賈胡以金帛而買名淺夫狂豎欲用詈罵謗訕以脅士大夫而取名可恨哉此王元美先生語也後二者其心愈陋其計愈險尤為正人君子所甚鄙

孟獻子以其子不儉因之七日敬姜以其子不恭逐之五日

張湛目痛方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内視三簡外視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

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亦且延年

歐陽公手植柳一株於揚州之平山堂故其詞有手種堂前楊柳别来幾度春風之句人謂之歐公柳後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人遂伐之世人不自度德而妄尊髙者多如此類雖老大者亦犯此病不獨年少無知輩也

從來山人方士故挾其技以驕人其大言不慚真如蘘土耳不知有何足重而世之鉅公名流往往墮其術中而不悟真可怪異宋有史延壽者以善相游京師貴人多延之視貴賤如一坐輒箕踞爾我人號曰史不拘吕文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閽者不開門閽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相公自欲見我耳不開門我竟還矣閽者走白公開門迎之燕笑録謂其挾術以遊無心於用舍故能自

重也如此以余觀之所稱無求於人者必潛踪滅影入山惟恐不深者耳既稱善相而又遊於京師其意安在蓋其面目肺腸言談舉止無非巧於籠罩愚弄世人以遂其所欲者乃謂之無求而列于高逸之類可乎至於文靖位至宰輔而尚邀此輩於座而迎之惟恐後又將何為甚矣可笑亦可怪也

韓昌黎作原道以闢異端為主其諫迎佛骨表義正詞嚴不避犯顏之罪何其壯也及貶潮州位居刺史儘可

自安乃表謝乞憐至有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等語又何與生平所自命者大相反耶他如三上宰相書亦不免北斗泰山聲價畧減
葬師之言最不可信昔蔡京父葬於平山山為駞形術家謂駞負重則行故作塔於駞峯而其墓以錢塘江為水越之秦望山為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既極一旦喪敗幾於覆族而不能復振家之興墜豈風水所能為政乎
王維愛孟浩然吟哦風度繪為圖以歌之李洞慕賈島

詩名鑄像事之謂之賈老佛張籍取杜詩一帙焚取灰
副以膏蜜飲之曰令吾肺腸從此改易潘閬以咏潮著
名則有人以輕綃寫其形容謂之潘閬咏潮圖李遵勗
宗楊億為文於第中築室塑像晨夕申函丈之禮刻石
為記昔之敬禮詩文者專懇若是雖出一時之意見亦
由其心甚虛故也試問後世尚有此等性情之人否
吾邑趙清獻公宦跡半天下所行事蹟載於昔人筆墨
者不能盡錄其在成都時人但知其一琴一鶴事耳至

於出行部内惟攜一琴一龜坐則看龜與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逆旅之人不知也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顧此事見於墨容揮犀亦後人所未盡知也人性好惡偏忌雖中人以上不能變石璞太保寇莊敏左憲年尚書富皆一時顯官重任三人皆不由甲科皆不喜進士石在工部遇觀政進士如無人郎中龐勝言年尚書一日越常規於考滿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者輒叱曰爾進士為此文耶展毓御史亦言寇公考

進士問刑者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温然改容尊之此水東日記所載也近日郡侯綏山雷公以乙榜起家亦不喜進士有言及者輒瞠目曰甚麽進士蓋輕之也余謂進士舉監原不必分顏其人品學問何如耳進士舉監豈盡可重又豈盡可輕者哉蓋過於重進士者固非過於輕進士者亦未為是也

蘇東坡在黄即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牧一牛一日牛忽病幾死呼牛醫療之云不識症狀王夫人多智多

經涉語坡曰此牛發痘斑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嘗舉以示章子厚曰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俗呼牛為黑牡丹子厚曰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来姑且去遂大笑而别

邵康節與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每遇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先生笑曰毋乃為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為也

呂晦叔富彥國皆好佛晦叔為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假時劉貢父在座忽大言今日必是十齋日葢指晦叔好佛也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公夜過邵堯夫云某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晦叔倿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已日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皆往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焉因問彥國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至公皆卧内見之彥國曰

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學者惟客氣與勝心最為悞事少時讀書即聞有朱陸之辨而不知其詳及讀王陽明先生與徐成之書以為晦翁與象山均屬聖人之徒本無甚異而兩家弟子之論若出于求勝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其中反覆論辨情

理最明其書具在分門別戶者取而讀之當自笑其呶呶之無謂也余謂牛李洛蜀之爭亦坐此病明季之東林亦復不免

李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外議以為無口匏沆曰國家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皆不能啟發吾意其餘通籍子起坐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有何策而與接語茍屈意妄

言即世所謂籠罩也李公此語未免輕薄然孔子不云侍於君子有三愆乎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本末形於言論舉止之間而不得其序其人可知矣不屑與之言皆其自取於李公何尤

世有所謂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有謂之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此外又有繡花娘者以善鍼刺出入人家因請以教道閨女他日多被誘引成花娘者也有插戴婆者富貴大家婦女赴人之筵席金

玉珠翠首飾甚多自不能簪粧則專倩此輩為之插戴者也更有瞎先生者乃雙目瞽女自幼學習小說詞曲彈琵琶為生多有美色精伎藝善笑謔可動人者大家婦女驕奢之極無以度日必招致此輩養之深院静室晝夜狎集晏飲謂之曰先生如杭之陸先生高先生周先生之類及南唐女冠耿先生者是也以上數種專以淫詞褻語誆騙人家婦女為其所誘者多致敗壞門風不可收拾留青日札中言之甚詳閑有家者見之當不

嘗如避蛇蝎不容入門方成人家請勒此數行為主持門内之第一義

宋李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常語昔事諸孫以為恥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為佳事何恥焉朝野遺記謂其母殊有高見而甚不然夫邦彥者非當日所稱浪子宰相乎以蹴毬唱曲之人位至宰輔可鄙極矣安在其為佳事也為之母者當責之以大義勿為諂臣媚子以貽門第羞而其言顧淺陋若是

亦不出工匠家婦人之見而已矣焉足取

齊家最難事也唐士大夫家禮法最嚴以柳公綽仲郢為稱首仲郢子玭擢為右拾遺弘文館學士給事中為給事中駁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待賢良玭家居不稟于義方奉國豈盡于忠節仲郢上表稱子玭才器庸劣不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孝即冤屈為甚柳公權又訟侵毀之枉上命免玭官且在家修省以柳氏之門而有子如是況漫無庭訓者乎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

謹易曰閑有家又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不可以不三復也

錦川石之在土中其始一墩耳傳之既久忽以為古塚又忽以為郭璞墓又忽以為石將軍墓愈傳愈訛愈訛愈怪語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事之久而不可信者大約如是皆起於庸妄無識及好事之徒慮其所為之不善也欲媚鬼神以祈祐而是非真偽俱所不遑計如市井中人酒保則祀杜康屠户則祀樊噲甚而豢牛者以

冉伯牛為牛王賣菜者以蔡伯喈為園主鬻茶者以陸羽為茶臣陶其像置煬器間有交易則祭之無則以湯沃之其可笑至此雖然此輩目不知書猶不足怪也乃有峩冠博帶通今博古之名流鉅公而亦不免隨波而逐浪焉嘻異哉

昔之正人君子類多古道因過録載柳元公善張尚書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盖下馬而拜張止之不獲他日張言於元公曰壽郎相逢其謙太過元公

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耶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之拜謝以余觀之壽郎仲郢小字也正甫於其父前直呼之亦已難矣而元公猶以為可怪使其見今之待父執者將何如也噫

魏武帝欲用孔明遣使徵之孔明自陳不樂出身則謝之而不相强欲用雲長察其無久留之意使張遼說之羽自陳願歸先主則聽之而不加害楊升菴謂其真有

君人之度不止雄於三國而已又其家法迄文帝思王皆不為邪教所惑而見於詩歌論議之間亦不可及其欲用孔明事見抱朴子

山陰劉念臺先生有紀過格一曰微過獨知主之二曰隱過七情主之三曰顯過九容主之四曰大過五倫主之五曰叢過百行主之六曰成過為衆惡門以克念終焉其間條分縷析皆吾人最關切最真實之事之理幸於趙玉峯撫臺敬一錄中見之學者不可不全錄一通

置之案頭以自警

蘇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為未安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云云今人或效之皆非也

雙橋隨筆卷六